

禮記集說

六

蘇子瞻  
船齋  
PDG

禮記集說卷五之一

歸安鄭元慶述

王制第五之一

疏云案鄭目錄云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

盧氏云漢

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江陵項氏云王制之言爵祿

取於孟子其言巡狩取於虞書其言歲三田及大司

徒大司馬大司空之官則皆取於公羊氏其言諸侯

朝聘之節則取於左氏其餘則皆有所授蓋文帝合

漢初今文博士之傳斟酌增損共爲一書將以興王

制致太平者其說自應與古文諸書不合鄭康成無

策以通之強爲之說曰此殷制也自是凡不可通者皆以此說通之豈非遁辭也哉 慈谿黃氏云漢郊祀志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愚按西漢惟有五經博士未嘗有六經之名志言刺六經蓋班氏生於後漢追爲此論而不計其實况孟子公羊左氏皆不在六經之列惟巡狩見於虞書列於五經然其書昭白正不待別集爲王制而後可知其實周室班爵之制孟子生於周末其詳已不可得聞况漢人耶王制旣與孟子不同周禮出於漢末之劉歆又與王制不同今諸儒之說禮者乃欲強三者之不同以爲同回護條析動累萬言今皆不

錄而唯以先出之孟子爲正 武林顧氏云王者治天下莫先於馭富馭貴二端及祭祀養老之禮而六禮七教八政備焉法一定而不可易故曰制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疏云此論王者之制祿爵公侯卿大夫以下及士之法凡王者之制祿爵爲重祿者穀也祿之言穀年穀豐乃制祿爵者盡也所以盡人才也位定然後祿之此祿在爵前者蓋此經下文先云天子之田乃云諸侯之田次云制農田又云下士視上農夫祿又君十卿祿下始云次國上卿當大國中卿是後云爵也其

食祿受爵之人有公侯伯子男並南面之君凡五等其諸侯之下北面之臣有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也此公侯伯子男獨以侯稱者舉中而言爾雅以侯爲君故也上大夫卿者下文云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是下大夫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夫卽卿也此上大夫卿外唯有下大夫而下文卿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爲上下耳 長樂劉氏云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者所以差其德而尊崇之於萬民之上俾之行道以爲其國表則也又設上大夫卿凡五等以佐佑其君之德奉天子之禮用中於其民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有

天下也其制祿爵莫不如是 長樂陳氏云孟子曰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  
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  
士一位凡六等與此不同者此言制爵之法孟子言  
班爵之法制之出於天子故不必言天子班之首於  
天子與君故兼天子與君言之也制祿爵止於諸侯  
與其臣而不及王朝之臣者蓋制諸侯與其臣之祿  
則以農田爲差制王朝公卿大夫之祿則以諸侯爲  
視制爵之法亦若是而已此所以不言之也有爵者  
必有祿有祿者不必有爵庶人在官非有爵也而其  
祿有差則祿之所施非特有爵者而已故於其所制

者不先以爵而先以祿也 武林顧氏云自此至上  
之三分六節通爲一章首節制爵下制祿也分言之  
首言君爵通天下臣爵通國中次言君祿亦通於天  
下三言內臣之祿四言庶人在官之祿五六言外臣  
之祿亦通於國中 烏程韓氏云首句是全篇之綱  
領下統言祿爵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註云不合謂不朝會也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以  
其名通也 疏云此與下節論天子畿內之田及畿  
外五等諸侯及畿內公卿受地多少之法 延平周

氏云政以農爲本故王畿以田爲主莫非王土而田止於千里者示其與諸侯共財也禮運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卽此所謂方千里者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言實封之地而不及附庸之國者也京山郝氏云田卽地也穀祿所出故曰田上是爵之班於列國者此是祿之班於天下者 武林顧氏云天子不言爵而此言田爵擅於天子故不必列若祿必有田可數而紀耳伯子男附庸田不等不言方者省文也周書列爵惟五雖附庸亦應與子男同

爵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



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註云視猶比也 石林葉氏云此經與孟子異焉何也蓋古者三公無常職大夫雖有常職而有卿爲之者司徒冢宰之屬其職則六卿也入而與王論道爲三公出而居六卿則爲大夫是公卿大夫事固有相同者也職有相通而其制祿亦不過三等故三公之與六卿其田同視公侯卿之與大夫其田同視伯大夫與元士其田同視子男以及附庸蓋孟子舉卑以見尊故止言卿大夫元士王制定其尊卑之序故雖三公無常職附庸不合於天子亦必詳言之 山陰陸氏云此與孟子所言各差一等非不同也孟子言

受地爾蓋天子之卿之田視伯卽受地視侯他倣此  
嚴陵方氏云元士天子之上士也與元子元侯稱  
元同義獨天子之上士得稱之者以其才不特能事  
人又可以長人故也不言中下之士則以視附庸唯  
上士爲得其稱故也然王畿千里公卿而下所食之  
邑苟一如外諸侯之數則地有所不足經之所言不  
必一如其數也特視之以爲差爾 武林顧氏云內  
臣與外臣爵同但畿內無割地祿皆田所入故亦曰  
田句句提天子正是見王制 烏程韓氏云以上二  
節是五等侯祿唯天子享千里之奉公侯以下受田  
有差明五等之侯蓋自天子而降也天子三公而下

受田視外諸侯有差明五等之臣不獨侯國也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

註云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 疏云此與下節論制農田有上中下以祿庶人在官及士大夫并卿及君之祿 長樂陳氏云班祿之法自上下制祿之法自上下以其自上下故由天子之田而後至於公侯伯子男由公侯伯子男而後至於附庸以其自上下故制農田而後至於庶人在官者由庶人在官者然後至於士大夫君 延

平周氏云此言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孟子言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何也宰夫之職府先之史  
次之胥次之徒又次之蓋爲府者則與下士同祿史  
與胥徒則用此農夫之二等以爲之差也嚴陵方  
氏云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故農田之制以百畝爲之  
率焉雖均受百畝之分然地有肥磽之異計其一歲  
食人之數或多或少此農夫所以有上下之別也以  
食九人爲上食五人者爲下則食八人至於食六人  
者爲中農夫可知其詳雖有五等之別其大略不過  
三等而已府史胥徒之類其祿以農爲差則多者不  
得過食九人之祿寡者不得下食五人之祿可知此

言百畝之分孟子言百畝之糞者蓋分以均之而存乎法糞以治之而存乎力治出於上力出於下其言亦互相備 武林顧氏云復提一制字見王者精神之密以農田影起庶人亦輕連卿大夫士底祿皆自農田而推廣之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註云此班祿尊卑之差 嚴陵方氏云下言次國小國則上言諸侯者正謂大國可知大國卽公侯方百

里之國次國卽伯七十里之國小國卽子男五十里  
之國下士視上農夫蓋得食九人之祿足以代其耕  
者以一夫所耕之田而祿下士之家其祿未爲優厚  
也僅足以代其耕而已爲其從事於公不暇從事於  
私故也次國與小國不言大夫士者則祿之多寡同  
於大國可知由卿而上其祿寢厚苟不爲之殺則地  
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寢薄苟亦爲之殺  
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此祿之多寡所以或同或異  
也然孟子所言其序與此不同者彼以貴賤爲之序  
此以眾寡爲之序 廬陵馬氏云說者以爲卿大夫  
士與諸侯之臣執贄同則祿亦同其說蓋非也上言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則其田蓋不同而謂祿亦同則非也又言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大夫祿據無采地言之則其說又非也蓋王制之言大夫士者因言爵祿之多少而非以有采地無采地言之也所謂君十卿祿者與天子之田方千里者同 松陵趙氏云卿以上祿寔厚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難供大夫而下祿漸薄亦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給此三等之國或同或異也 烏程韓氏云以上二節是五等臣祿祿以田制故以農田爲之準所謂代耕也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

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嚴陵方氏云三等之國其地與君互降一等故其卿大夫位之所當亦互降一等焉上大夫卽卿矣有上中下卿而又有上大夫者蓋下大夫之上者也後言三等之國止曰上士二十七人則知中下之士諸侯之國或有或亡矣故此以其有者言之其有者一有一亡之辭也三分者三分而等之也上士二十七人中下之士與之爲三分焉則合而爲八十一士矣故曰數各居其上之三分猶言各與上爲三分也大夫則言其位士止言其數者蓋位以上下言數以多少



言三等之國卿大夫之位或上當其中或中當其下  
位之上中下各隨其命也故以位言之至於士則有  
不命者焉故止言其數之多少而已 金華邵氏云  
此參三等之國而言其卿大夫士制祿之相當者如  
此鄭氏見有位當之文遂以此爲諸侯使其卿大夫  
聘會之序非也祿以位爲差言位之當則足以知其  
祿之當也古者諸侯唯上士常置中士下士有時而  
缺或有之則其制祿之數當居上士三分之一正如  
孟子所謂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也故下文言大  
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  
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

上士二十七人皆不言中下士以此知有時而缺也  
烏程韓氏云此一節言臣爵以侯異等卿大夫或  
命於天子或命於其君故以位言命止於下大夫則  
雖大國之上士未必命也故但可言數不得言位總  
不出上當其中中當其下之意不必疑爲錯簡然此  
篇儘有不可盡曉處如前言上大夫卿是上大夫卽  
卿矣後言大國三卿隨曰下大夫五人是卿卽上大  
夫矣此於上中下之外別有上大夫下大夫後言小  
國二卿而此亦三卿會其大旨不泥其文可也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  
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

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  
國

註云此論四海之內九州州別建國多少及附庸閒  
田之法 廬陵馬氏云自唐至周雖其治亂之不同  
而其土地之廣狹斷長補短其大界皆方三千里三  
三爲九則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天子之縣內餘八  
州各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公侯之國也七十  
里之國六十伯之國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子男  
之國也合二百一十國而計之則封地八千九百四  
十里猶餘千六百里以爲附庸閒田名山大澤不以  
封者其利入於天子而諸侯有所不與焉閒田者諸

侯之有功則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則歸之閒田鄭氏以爲殷制又以爲周公斥大九州之界七  
七四十九其說不經 講義云王者奄有四海故以四海爲界於四海之內別爲九州孟子言周室班爵祿亦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大抵自禹治水後別爲九州殷因於夏無所變改周分冀爲幽并合徐梁爲雍青而其實則禹之制也此經大概言九州之制非必殷制矣州方千里建二百一十國百里者三十國七十里者六十國五十里者百有二十國鄭氏取其國之數以足其州之封域宜其不合矣蓋此特言其大要耳建州之法必以千里儉於千里

者不可以爲州而封疆之廣不止於千里也建國之法州必二百一十國國必三等而其地之或加或削或興或廢或合或分未必盡有二百一十國非實有是如三等之制也新安朱氏云封國之制漢儒之說只是立下一箇算法非唯施之當今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且如九州之地冀州極濶河東河北俱屬焉雍州亦濶陝西五路俱屬焉若青兗徐豫則疆界有不足者矣設如夏時封建之國至商革命之後不成地多者削其國以予少者如此則彼未必服或以生亂又如周王以原田予晉文其民不服至於伐之蓋世守其地不肯遽從他人若封王子弟必須

有空地可封左氏載齊地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若武王不得蒲姑之地太公亦未有頓放處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

疏云此明天子縣內之國數多少及祿士之法畿外諸侯有封建之義故曰不以封畿內之臣不世位有頒賜之義故曰不以盼長樂陳氏云周官有在鄉之縣有在遂之縣有采邑之縣有閒田之縣故王畿謂之縣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三公所視公侯之地也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卿視伯之地也五十里之國

六十有三大夫所視子男之地也公卿大夫不謂之采邑而謂之國者人臣謹度以事上則全於臣道制節以御下則兼於君道自臣道而言之雖國亦謂之家自君道而言之雖邑亦謂之國 嚴陵方氏云名山若魯之太山晉之梁山之類大澤若豫之孟潞楚之雲夢之類山澤之大者則必有其名焉於山曰名於澤曰大蓋互言之名山大澤神物之所藏寶貨之所出非外內諸侯所得專而有之故於外則不以封於內則不以盼焉外則度土而封之使傳嗣也故曰封內則分邑以盼之使食祿而已故曰盼 廬陵馬氏云方百里之國九爲方百里者九也方七十里之

國二十有一爲方百里者十有奇也方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有奇也合九十三國而計之則封地方百里者四十五有奇則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有奇方十里者九十六有奇則以爲祿士閒田 延平周氏云封以土言盼以恩言祿士元士之采邑也故繼之以天子之元士不與

愚按鄭註盼讀爲班盼本音焚大首貌其讀爲班全無意義竊意或爲頒字之訛抑竟是分字無偏旁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

與



廬陵胡氏云此總明畿內畿外大計地方三千里畿外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并畿內九十三國計千七百七十三國下云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則天子之元士也下又云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則諸侯之附庸也不在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數故云不與鄭謂禹承堯舜有萬國是則然矣謂湯承夏後亦分九州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似未然也且鄭必以此爲殷制然下文云天子七廟及雜論虞夏殷周之制豈專據殷哉又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又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

八百諸侯則周制正與此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數合  
鄭不據周而據殷何耶且異義公羊說固不足盡信  
今案書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八百諸侯則殷諸侯千  
二百耳與此國數亦自不合鄭又援孝經緯不經之  
說以爲據今所不取 烏程韓氏云以上三節是封  
建之制悉數九州之國明爵祿之等不越此制之範  
圍也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

註云謂此地之田稅所給 嚴陵方氏云以百里所  
出之少資百官之所共疑若不足然卑者所稱不爲  
不足以千里所出之多爲一人之御疑若有餘然尊

者所稱不爲有餘且以其近者與人則欲其易給而無勞以其遠者奉已則欲其難致而有節百里之內非不以爲御也要之以共官爲主耳千里之內非不以之共官也要之以爲御爲主耳御者以卑御尊之稱尊莫尊於天子也故凡天子所用之物皆謂之御

廬陵馬氏云百里之內去王城五十里而四面相距則百里也千里之內去王城五百里而四面相距則千里也孔穎達以爲百里去王城百里相距爲二百里千里之內去王城五百里相距爲千里其說自相戾也 石林葉氏云官者天子宗廟社稷賓客燕饗有司所供也御者乘輿服膳匪頒賜予王所用也

君子廉於奉已嚴於事神人故有司所共主在百里之內王所用主在千里之內猶之家造以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皆以奉已爲非急也 烏程韓氏云此王畿經賦之制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疏云此論千里之外設方伯及連帥卒正兼二伯之事 廬陵馬氏云天子畿外則有公侯伯子男之異

畿內則有公卿大夫士之別其內外已備而千里之外則又設方伯屬長連帥卒正州伯至於伯則已極矣而屬於天子之老蓋先王盛時上下有以相維然後可以至於長久 山陰陸氏云屬以官之六屬制

名言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也連以聯制名言以授邦職以役國事如聯也卒以率制名言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如率也長之以仁故屬有長帥之以智故連有帥正之以義故卒有正至伯則於一州爲長其仁可知也其智與義亦可知也若二伯又有大於此者焉能充此任者其殆重矣乎八州八伯蓋天子之縣內不在此數

劉氏

孟治

云方伯卽州伯也

州有伯者卽千里之方伯是也此計八州伯正帥長之數言之屬於天子之老二入卽天子五官之長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是也旣取其德又取其年故以老稱之雖然屬長連帥卒正屬之八伯八伯又屬之二伯要之二伯以歲之成質於天子雖所以總天下之大權亦非二伯所敢專也 福寧黃氏云以八伯爲方伯與曲禮及後三監俱合臨川吳氏乃以二伯爲方伯非也夫二伯主東西九州所處獨無方乎正東曰青州之類非方而何 松陵趙氏云此節總完得設方伯三字 烏程韓氏云此八州聯絡大小之制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註云甸謂服治田采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  
稅也流謂九州之外 延平周氏云千里之內曰甸  
卽五百里甸服也千里言其方五百里言其面於侯  
服言采則見荒服之有蠻也於荒服言流則見侯服  
之有諸侯也 長樂陳氏云甸則禹貢之甸服也采  
則侯服之百里采也流則荒服之二百里流也甸者  
王所自治采者於此有采地公卿大夫與王子弟所  
有是也流者流罪人於此也侯服近故舉其內者則  
凡服之在內者可知荒服遠故舉其外者則凡服之  
在外者可知 烏程韓氏云此王畿統御遠近之制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嚴陵方氏云三公之數則取陽數而成也九卿則倍公而三之也二十七大夫則又倍卿而三之也八十一元士則又倍大夫而三之也 山陰陸氏云書曰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舉成數也所謂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有二十唐虞三代所不變自餘雖多稱事爲之非其正也故經所言其數止此而已 廬陵胡氏云鄭以爲夏制以周官之百六十此百二十而明堂位殷官二百故云夏制然以明堂位夏后氏之官百則比官數爲少以書夏商官倍是爲二百則比此官數爲多是夏之官數與此亦



不合鄭何據也且王制鄭皆以爲殷此獨云夏首末  
已自舛戾况又數不合耶 講義云官之因革不概  
見於世孔子聞郟子之言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孟子謂其詳不可得聞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籍然  
則此經所載及書之周官與明堂位所載建官之數  
其不同者亦各舉其略不必切切然求合也 烏程

韓氏云此王畿官制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  
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  
二十七人

註云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矣

崔氏云大國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也三卿則上中下三品而含上下今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爲言耳知大夫有上下者前云次國之下卿當大國之上大夫是也何以五人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是也司馬之下唯置一小

卿小司馬也故何休註公羊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  
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廬  
陵胡氏云鄭氏謂此皆夏制今案春秋周法也魯季  
孫司徒叔孫司馬孟孫司空三卿也曾子問亦明周  
法而云國家五官則五大夫則此乃周制鄭氏必以  
爲夏官何哉 金華邵氏云言下大夫而不言上大  
夫者以上大夫卽卿如前所謂諸侯之上大夫是也  
言上士而不及下士者以中下之士有時而闕如前  
所謂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是也  
烏程韓氏云此八州官制 納蘭氏云鄭註小國亦  
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或

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吳臨川亦云案上文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是小國亦有上中下三卿而此云小國二卿鄭氏疑爲誤脫誠然集說竟置不辨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嚴陵方氏云方伯專征於一方其權實重焉天子不可不大爲之防每國三人故謂之三監必以三人爲率者則與三公同義不使卿爲之以見天子之尊雖使其大夫固足制於方伯也若書所謂三監名義雖同其人則異 山陰陸氏云武王立武庚於邶管叔蔡叔監之所謂監於方伯之國也管蔡二人而已則

三監蓋不必備 烏程韓氏云此王臣監國之制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疏云天子縣內食采邑諸侯得祿不得繼世外諸侯  
父死嗣位 嚴陵方氏云內諸侯則公卿大夫士是  
也外諸侯則公侯伯子男是也夫祿所以養其人嗣  
所以傳其國內諸侯臣道也止養其人而已外諸侯  
君道也故傳其國焉經亦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  
世爵蓋謂是矣 廬陵馬氏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  
也所以待有德外諸侯嗣也所以報有功然天子之  
縣而謂之內諸侯祿者蓋天子三公之田則視公侯  
卿則視伯大夫則視子男元士則視附庸而有德可

以使之出而爲諸侯若韓宣子之類是也外諸侯嗣也而有功者可以使之入而爲公卿若鄭武公之類是也烏程韓氏云此世祿世爵之制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

註曰卷俗讀也通曰袞三公八命復加一命則服龍袞與王者之後同疏云制謂王者制度冕服九等

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之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之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之衣一章裳

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石林葉氏云三公一命卷者其人在內八命而出封加一等則從九章爲衮冕也。衮冕自龍而下九章卿在內則六命其出爲侯伯之君則從七命而鷩冕鷩冕自華蟲而下七章如公之服大夫在內則四命其出爲子男之君則從五命而毳冕毳冕自藻火而下五章如侯伯之服凡此諸侯之冕不純乎臣道則以衣之在上者爲主。臨川吳氏云不過九命謂大國公爵也。次國之君謂侯伯也。小國之君謂子男也。天子之三公八命服鷩冕而已。其或制加一命爲九命而服卷冕此乃王者之後上公所服而非天子三公所得服若

有加此者則出於君賜之特恩故云若有加則賜也所謂三公出封加一等是也三公朝之重臣出封之時特恩所賜然亦不過九命註疏以就卷之外有所加爲特賜非也夫人臣之服至於龍卷極矣無容再有所加龍卷之外有加則是十二章也天子豈可以賜其臣哉 武林顧氏云制字冠兩節則賜也截前重服後重命皆制也玩幾箇不過總是有節限制度不言服者服之章數一以命數爲準 烏程韓氏云此諸侯命數之制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

命



註云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 疏云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下卿一命故鄭云互明之大國上卿三命下卿再命次國上卿再命下卿一命小國上下卿並皆一命故云卿命則異大夫則大國次國小國皆同一命以大國下卿再命差之明大夫一命又小國大夫一命則次國亦可知矣是大夫皆同也 講義云以卿考之大國次國小國之卿皆有上中下三等之別其大夫皆有上下二等之別至於命數之多寡則三命再命一命是也故記者記其略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

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由是推之則大國之上卿  
三命中卿下卿皆再命次國之上卿再命中卿下卿  
皆一命小國之上卿與次國小國之大夫皆一命可  
不言而喻也 烏程韓氏云此卿大夫命數之制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  
定然後祿之

長樂陳氏云先王之官民材論之出於眾使之出於  
獨任事然後爵之則以爵稱材位定然後祿之則以  
祿稱爵論使盡其實則在下者無妄進之濫爵祿適  
其宜則在上者無妄施之失下言論定然後官之任  
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與此不同者任事然後

爵之能者也任官然後爵之賢者也此言官民材下  
言論進士之賢者則賢能之辨可知 廬陵馬氏云  
凡民之材有大小之不同其德則有知仁聖義中和  
其行則有孝友睦嫻任卹其藝則有禮樂射御書數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之者論其德行道藝之實而  
視其材之所有也論之已辨然後使之任其事也材  
足以充公卿之任則使之爲公卿材足以充大夫士  
之任則使之爲大夫士故任事然後爵之爵有高下  
則祿有厚薄位者視其爵祿之高下而祿者稱其爵  
之等差也故位定然後祿之凡此皆所以官民材也  
廬陵胡氏云論謂物論自古用人必采公論以辨

別當否任事然後爵之所謂試可位定謂材稱其位  
公論翕然定矣然後祿之末世位不定而尸祿者滔  
滔皆是 山陽彭氏云論辨三句雖三平卻俱從論  
辨卸下當以論辨爲主論得確當則可使何事可爵  
何官可食何祿俱有定見矣 烏程韓氏云此爵祿  
民材之制 納蘭氏云古者立賢無方不拘資格如  
伊傅一出卽陟保衡置左右其一材一藝至有終身  
守其官者今集說但云爵以一命之位拘矣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是故公家不  
畜刑人大夫勿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  
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嚴陵方氏云朝者士之所立故言與士其之市者眾之所會故言與眾棄之蓋有德者人之所共予有罪者人之所共棄上言其下言棄互相備也畜亦養也謂之畜則所養者眾矣於公家言畜於大夫言養大小之別也至於士則有不嫌於不能養特遇之塗弗與之言而已 臨川吳氏云罪在大辟者刑之於市大辟以下受墨劓荆宮之刑而不死者王公大夫之家弗畜養士雖無力畜養偶遇之塗亦弗與言以其爲眾所棄之人故也屏之四方則不令居於王畿之內唯其所之則以其身旣受刑不復如流宥之罰拘之於一處也役賦之政不及之者不以民伍待之也

雖不役賦之亦不贍養之聽其自生自死而已故曰  
示弗故生故謂有意弗故生言無意於生之也夫先  
王之於人類無不欲其生之者獨於刑人待之如此  
非寡恩也義當然也鄭註引虞書五流有宅五宅三  
居而孔疏謂量罪輕重合所之適處而居之非也彼  
謂不加五刑而宥之以流遠之罰者爾非謂此已遭  
刑之人也又引周墨者使守門以下而孔疏謂局家  
畜刑人與夏殷異亦非也彼亦擇其雖受刑而情罪  
差輕者爾蓋屏之四方者常法也豈人人使之守門  
關圍積也哉大概記禮者之言各有所據或有異同  
當以意通之 烏程韓氏云此爵人刑人之制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註云：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  
石林葉氏云：康成以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六服以其服數來朝。今以經傳攷之，固如其說。豈當時記者誤推晉文之制，以爲諸侯之於天子亦若此與？廬陵胡氏云：堯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鄭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是也。然鄭註孝經及熊氏說，則皆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亦五年一巡狩。今考鄭意，蓋謂舜時巡狩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遍是歲一朝也。鄭說合矣。孝經註及熊說非也。

然鄭謂此大聘朝晉文霸時所制則非案左氏昭三年鄭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鄭據以爲解不知子大叔之言乃諸侯朝霸主之法非朝天子也况文襄身不肯朝京師豈能令諸侯朝天子乎夫襄王狩於河陽晉文帥諸侯朝於王所而已不朝於周也然鄭註誤矣 烏程韓氏云此朝聘之制 西河毛氏云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是諸侯聘諸侯禮五年一朝是夏殷朝禮尙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此是周禮而周官雖析言之大略十二年中王一巡狩諸侯兩朝凡巡狩之明年侯服一七年朝甸服二



八年朝男服三九年朝采服四十年朝衛服五十一  
年朝要服六十二年朝是六年中六服各一朝而尙  
書言五服者以要與荒鎮藩四服在五服外也於是  
天子巡狩方岳諸侯又朝於方岳之下此常朝也乃  
又有不期而會如王國有大事諸侯齊至謂之時見  
王如十二年不巡狩則諸侯其朝京師謂之殷同此  
間朝也然且五服殊方各以時至東方以春至則曰  
朝南方以夏至則曰宗西方以秋至則曰覲北方以  
冬至則曰造其見於諸禮者不同如此若聘則天子  
於十二年中每間歲下問於諸侯以一三五七九十  
一年爲度謂之六間而六服則皆以應朝之次年遣

卿入聘繼此則間年又聘共六聘凡十二年中侯服以一七年朝則有二四六八十十二年六聘甸服以二八年朝則有三五七九十一年六聘皆除巡年外以次而周所謂陽年朝則陰年聘陰年朝則陽年聘朝聘不重複此大聘也然且天子有歸賑賀慶致禴諸小聘而諸侯於天子則遇王國有事卽遣大夫不時入聘謂之時聘亦謂之小聘周制可見者約略如此若左傳鄭子大叔晉叔向所云歲聘閒朝諸說皆晉霸所定諸侯朝晉聘晉之禮而正義強合周制且鄭氏周官註一往訛錯卽朝聘一大禮而漢唐至今茫然矣

禮記集說卷五之一

禮記集說卷五之二

歸安鄭元慶述

王制第五之二

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註云五年者虞夏之制岱宗東嶽柴祭天告至也覲見也就見老人也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疏云岱者言萬物相代於東方宗尊也岱爲五嶽之首故爲尊燔柴以祭上天而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一 王制

後望祀山川覲謂見東方諸侯大師掌樂之官典禮於周則太史也堯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文小異而意同 長樂陳氏云巡狩之禮凡大山川於其所至則望之故時邁言巡狩告祭柴望也於其所過則祀之故殷言巡狩而祀四岳河海也柴望先於覲諸侯尊神也見百年先於陳詩納賈貴老也尊神而後貴老貴老而後觀民事之序也陳詩以觀民風則觀其所習納賈以觀好惡則觀其所趨然民風有厚薄好惡有邪正特言志淫好辟者以所觀者爲淫辟故也陳詩納賈所以觀在下者之所尙考時月至於制度衣服所以觀在上者之所行考時月定日所

以和天道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所以齊人道蓋積日  
以爲月積月以爲時於月則考之於日則定之是考  
之於旣往定之於將來也言制度則衣服舉矣又言  
衣服者蓋民德之不壹僭亂之所起常在於衣服之  
間尤在致詳故也 嚴陵方氏云王者必頒厯以一  
天下正朔故巡狩則考時月焉作厯者不能無贏縮  
及其久也日不能無差故巡狩則必定日焉蓋考之  
慮其不一定之欲其無差律有陰陽禮有隆殺樂有  
清濁制有大小度有長短衣服有文質未嘗同也此  
所謂同欲其同出於天子而已同出於天子則正於  
一故終言正之同則所以正之故也 福寧黃氏云

此與上章虞制也按舜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蓋  
巡狩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南方諸侯來  
朝又明年西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來朝又  
明年天子復巡狩與此相合 山陽彭氏云正之只  
頂同字勿通承欲其同必須正正之則同矣 嘉定  
張氏云山川望秩肇於虞帝三代踵而行之咸有事  
於四望夫言望未嘗及海也言山川則羣山川而非  
海也然而有爲之解者曰四望日月星海也公羊亦  
以魯猶三望爲泰山河海是言望而海必舉之矣且  
祭而及於羣山川則海之尊者可知公羊又曰山川  
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而况河海之潤於

千里者乎三代之祭及海明矣後儒拘其詞而不通其義至有以禮無祭海之文爲疑者天子於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而獨缺然於海豈理也哉

愚按經典皆作巡守鄭註諸侯爲天子守土時一巡省白虎通曰巡者循也守者牧也爲天子循行守土重民之至也唯晏子對齊景公作巡狩狩冬獵廣雅曰火田曰狩天子巡守大典安得謂之狩耶蓋當時人君專好畋獵每於其時行柴望之禮故因謂之巡狩也然晏子卽解之曰巡狩者巡所守也則仍不失循行守土之義又按鄭註同陰律也非是作同異之同爲是



廬陵馬氏謂度量權衡者律之本也而律者蓋  
度量權衡之所自出也然則同律而度量權衡  
亦在其中矣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  
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不  
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  
者加地進律

嚴陵方氏云不舉其祭祀之禮者爲不敬不順其昭  
穆之序者爲不孝削地所以貶其國絀爵所以貶其  
身神祇眾矣止以山川爲言者蓋諸侯之所守以山  
川爲大故魯頌言錫之山川經又云諸侯祭各山大

川之在其地者皆此意也禮外也故可變樂內也特  
可易而已此淺深之別從則隨而有所順畔則敵而  
有所逆言不從則未至於畔也特不從而己所以爲  
輕重之別也流則放之唯其所之討則以法致其誅  
焉夫巡守固所以同律禮樂衣服制度正之也則其  
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者必流討其君豈爲過哉有  
功於民則加地有德於民則進律孟子曰入其疆土  
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此  
非加地於有功者乎樂記曰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  
侯之有德者也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此非進  
律於有德者乎 石林葉氏云加地所以爲祿而祿

則報功進律所以爲樂而樂則彰德昔嘗有功而報之以祿矣今以功多而增之故曰加地昔嘗有德而賜之以律矣今以德修而進之故曰進律 金華應氏云王制所記四巡之禮與舜典所載無甚相遠然帝舜之所行者脩五禮輯五瑞復五器上下交際之儀溫溫乎其可挹也王制之所至則以削紕流討之罰警於先以加地進律之賞誘於後賞罰黜陟之政凜乎其甚嚴也夫舜豈全無黜陟哉特其德勝而不深恃手法焉耳世之淳漓治之繁簡德之盛衰於此可觀矣

愚按四君字皆指天子曲禮君天下曰君是也

集說四君字皆謂國君非是鄭註律法也疏云  
法謂法度諸事不若方葉二氏以爲樂者引據

尤切

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如東巡狩之禮八月西巡狩至  
於西嶽如南巡狩之禮十有一月北巡狩至於北嶽如  
西巡狩之禮歸格於祖禰用特

疏云案爾雅釋山云泰山爲東嶽郭注云在奉高縣  
西北霍山爲南嶽郭注云在衡陽湘南縣南郭又云  
今在廬江潛縣西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讖緯皆以  
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人皆呼爲南嶽南  
嶽本自兩山一名衡山一名霍山自漢武帝以來始

徙南嶽於霍山耳華山爲西嶽郭注云在宏農華陰縣西南恆山爲北嶽郭注云在恆山上曲陽縣西北每五年巡守而歸從始祖下及於禰廟各用一牛故堯典云歸格於藝祖用特祖旣用特明知各用特也嚴陵方氏云天子之出必造乎禰及其歸也必假

於祖禰出而造之所以象生時之必告也歸而假之所以象生時之必面也特一牛也用特以見約焉先王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所不敢約也然其約如此則巡守之不爲煩費可知下文言造乎禰而已則不必用特也於用特而及乎祖則造禰之時不嫌於不及祖矣 烏程韓氏云以上三節是巡狩之制

愚按南嶽記云衡山者五嶽之南嶽也其來尙  
矣至於軒轅乃以灑霍之山爲其副焉故爾雅  
云霍山爲南嶽蓋因其副焉至漢武南巡又以  
衡山南遠道隔江漢於是乃徙南嶽之祭於廬  
江灑山此亦承軒轅副義也 地理志恆山在  
上曲陽縣西北按上曲陽今在直隸真定府定  
州之曲陽縣其故城在縣西恆山北嶽在縣西  
北今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亦有恆山宋世  
以恆山沒於遼乃從曲陽望祀之因指渾源之  
恆山爲北嶽胡朏明曰金大定間或言今旣都  
燕當別議五嶽名不得仍前代太常卿范拱據

崧高疏數語以對事遂寢明弘治六年兵部尙書馬文升建言北嶽當改祠渾源下禮部議侍郎倪岳持不可萬厯十六年大同巡撫胡來貢疏請改北嶽沈文端爲宗伯覆疏詳駁議者乃止 本朝順治七年始改別祀於渾源當其時惜無如范太常沈宗伯引經史以正之者 地理志吳嶽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爲汧山周禮雍州山鎮曰嶽山按汧縣今爲鳳翔府之隴州州南三里有汧縣故城隴州志以州西四十里之吳山爲岍山州南八十里之嶽山爲吳嶽本之史記封禪書析吳嶽與嶽山而爲二也胡朏

明曰吳山漢志雖曰在縣西而岡巒綿亘延及其南與嶽山只是一山自周尊岍山曰嶽山俗又謂之吳山或又合稱吳嶽史記遂析嶽山與吳嶽爲二山而岍山之名遂隱其實此二山者周禮總謂之嶽山禹貢總謂之岍山當以漢志爲正 霍山一名霍太山在今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周禮冀州山鎮曰霍山漢志河東絳縣在霍太山在東冀州山是也禹貢所謂岳陽太岳卽霍太山也胡肫明曰隋開皇十四年詔以霍山爲冀州鎮歷代因之號曰中鎮蓋卽古之中嶽也降而爲鎮爲嵩高所壓耳予最愛鄭康



成注大司樂四鎮五嶽取諸職方九州之山而  
徧足少嫌其以嶽山爲西嶽而不以霍山爲中  
嶽又嫌其大宗伯注乃襲爾雅雜以嵩高忘卻  
大司樂注殆由未善讀崧高之詩也哉閻百詩  
解崧高維嶽之詩謂崧然而高維是四嶽之山  
非以太室山爲嶽名曰崧高也爾雅撰於三百  
篇後緣此遂實指嵩高爲中嶽太史公又出爾  
雅後并補注堯典曰中嶽嵩高也是殆忘卻禹  
貢之太岳矣

又按假言格易萃卦王假有廟鄭註假至也然  
兼有感格之意不止告至而已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註云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疏云將出謂初出時知此是巡守者以下別云出征也類乎上帝言祭告天也宜乎社者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也云宜者令誅罰得宜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然必歷至七廟知者前歸假旣云祖禰明出亦告祖禰也今惟云禰者白虎通云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諸侯將出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不敢告天故從社始亦載社主也造乎禰者亦告祖及載主也

皇氏云行必有

主無則主命載於齊車書云用命賞於祖是也今出  
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  
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爲不敬也若還則先祖後  
禰如前所言也 長樂陳氏云天子諸侯豈特將出  
而有是哉於其所至未嘗不類帝書曰至於岱宗類  
於上帝是也於其所有事未嘗不告祖禰書曰用命  
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是也帝非不可以言造以類  
爲主社禰非不可以言類以造宜爲主 嚴陵方氏  
云前言巡狩之歸而不言出此言出而不言歸者互  
相備也宜造則諸侯之所同類上帝則天子之所獨  
者諸侯以天子爲天且以爲隆殺之別故也經曰天

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其言正與此合 廬陵馬氏  
云類者以其事類告於上帝其禮則略於祭天宜者  
以事之宜而告於社而其禮則略於祭地 烏程韓  
氏云倒補巡守以前事帶補諸侯一筆

愚按說文禴以事類祭天神从示類據此則類  
當加示旁或者古人省筆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  
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  
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  
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註云祝鼗皆所以節樂將謂執以致命瓚鬯爵也鬯

秬酒也得其器乃敢爲其事 疏云朝謂常朝雖四時而來朝朝是總名祝狀如漆筓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鼗如鼓長柄旁有耳搖之使自擊祝以節一曲之終鼗以節一唱之終賜弓矢謂八命作牧者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此謂征伐當州之內若九命爲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也七命以下不得弓矢之賜則尙書大傳所謂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此弓矢則尙書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是也賜鈇鉞謂上公九命者賜鈇鉞然後得專討晉文侯雖受賜弓矢不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賜圭瓚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圭瓚則用璋

瓚 山陰陸氏云相見主言天子見與不見在天子也考禮正刑一德主言諸侯固諸侯之事也 嚴陵方氏云考禮者考天子之禮而行之正刑者正天子之刑而用之行天子之禮則禮樂自天子出矣用天子之刑則征伐自天子出矣禮樂征伐皆出自天子則諸侯豈有異心者哉故能一德以尊於天子也夫朝所以明君臣之禮正尊卑之位而已故言朝則以尊天子繼之言侯伯子男而不言公者於侯言諸則公在其中矣弓矢利以用於遠鈇鉞利以用於近征者以行於遠爲主故賜弓矢然後得專征殺者以制於近爲主故賜鈇鉞然後得專殺秬黍一稔二米和

氣所生以爲酒曰鬯以其至和之氣鬯焉故也資言  
取彼以利此 石林葉氏云於考禮而不言樂於正  
刑而不言政於一德而不言道何也蓋樂自上賜政  
自上出道自上撰非諸侯所得專而禮刑也下所執  
守德也已所自脩於禮能考則樂達而可廣也於刑  
能正則政成而可報也於德能一則道行而可以同  
俗也堂上之樂以祝將之故賜諸侯堂下之樂以鼗  
將之故賜伯子男 延平周氏云禮非諸侯之所可  
制者眾矣獨以鬯爲言者僭莫僭於祭鬯者九獻之  
首而芬芳下達於淵泉爲諸侯者其道足以首出於  
一國而其德足以下達然後賜以圭瓚使自爲鬯不

爾則資鬯於天子示其所以事神明者不足於已而  
有待於上也 松陵趙氏云此及下節然後二字重  
以諸侯奉命爲主 烏程韓氏云此補五年一朝之  
事

愚按長樂陳氏據春秋書滕侯薛侯來朝穀梁

傳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朝也臨川吳氏宗之

以爲諸侯見於天子者也不可言諸侯與天子

相見相見乃敵體之辭此蓋言天子無事之時

諸侯得與諸侯相見其禮曰相朝蓋天子有兵

事喪事則諸侯奔趨王事無暇於自相朝也其

說雖有理但經文明言天子與諸侯相見則與



字必有着落况下文緊接天子賜諸侯樂云云  
畢竟因朝而賜之也還依註疏爲是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頌宮

註云學所以學士之宮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  
下頌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 疏云此天子命諸  
侯立學之事 長樂劉氏云此經謂立小學大學於  
國以登其鄉之賢能養而成之薦之於王以爲士大  
夫也此所謂命之教者乎 橫渠張氏云此小學是  
教國子胄子之幼小者未能入大學則其學在公宮  
南之左此言大學在郊非天子諸侯所視之大學所

視之大學必在國中無有在郊之理此大學卽郊學也對小以言大爾郊學則鄉遂大夫教之國中大學則天子諸侯所自視者也長樂陳氏云頽宮則泮水也其制半於辟廡而水蓋闕於北方也諸侯樂縣闕其南而泮水闕其北者闕南而存北所以便其觀也闕北而存南所以便人之觀也頽宮大學也嚴陵方氏云命之教然後爲學所以一道德也言小學在左則有以見大學之在右言大學在郊則有以見小學之在國小學所以處學之小者大學所以處學之大者非特諸侯爲然雖天子亦然舉小以見大也必在宮之南者卽文明之方故也或謂諸侯之大學

在郊小學在國蓋選士由國以及外理或然也謂之  
大學小學則天子諸侯之所同謂之辟廱頌宮則天  
子諸侯之所異同焉者道也異焉者制也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  
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詵馘  
告

註云禡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亡受命於祖告祖也  
受成於學定兵謀也詵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馘  
獲醜又曰在類獻馘馘或爲國 疏云此天子出征  
所祭之事 長樂陳氏云受命於祖則用命於社可  
知受成於學則謀始於朝可知類宜造禡先後之次

受命受成尊卑之次釋奠於學而告之者以學者文德之地征者威武之事於其文德之地告以威武之功以明用武以文任威以德而已此僖公所以在頌獻馘而國人頌其允文允武也 嚴陵方氏云自造乎禰而上則凡出之時所同也故前於天子將出言之自禰於所征之地而下則唯征之時所獨也故此於天子出征然後言之禰於所征之地者見其臨事而懼也生致之而問其罪曰訊死致之而效其左耳曰馘所以告成功也 延平周氏云受命非不於禰也以稟於尊者爲主受成非不於朝也以謀於眾者爲主訊馘之所告非不及廟社也以受成者爲主

臨川王氏云受命於祖此卽載主而受命用命賞於祖是也上已造乎禰疏云卽是告禰非也 慈谿黃氏云釋奠於學禮先師也鄭氏始分釋奠爲二說謂釋爲釋菜奠爲奠幣後世因其說又分釋奠釋菜爲二禮謂釋奠之禮三獻釋菜之禮一獻是鄭說旣異於王制之本文後世行禮者又異於鄭氏之本說矣然釋奠一事分爲二說而乃輕重不同王制之言釋奠豈輕重異禮一時兼行者耶愚按釋奠卽舍采蓋天子諸侯視學乃始立學天子出征反告於學其所行之禮凡三皆言以采而非言以菜皆獻以三而非獻以一與士之始入學而止以菜爲祭者其禮全不

相干鄭氏因月令誤以采字爲菜遂亦誤以士始入  
學之禮釋王制天子反告於學之禮文王世子曰凡  
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周禮曰春入學  
舍菜合舞月令出於呂氏之月紀月紀之元書曰仲  
春之月上丁命樂工入舞舍采凡此三者皆天子諸  
侯視學之禮高誘註云舍猶置也置采帛於先師之  
前以爲摯也是釋奠卽舍采而非釋菜也此釋奠之  
禮一也文王世子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  
先師行事必以幣此始立學之禮是釋奠亦卽舍采  
而非釋菜也此釋奠之禮二也今此王制謂天子出  
征反釋奠於學此卽天子反告於學之禮蓋釋奠之

禮三也與前所云釋奠無以異也奈何鄭氏既註以爲奠幣又註以爲釋菜耶鄭氏之誤蓋自月令之誤始月紀本云入舞舍采月令誤爲習舞釋菜天子諸侯祭先師豈但用菜祭祀合舞侑食豈方習舞入舞之入與習聲相近而誤以入爲習舍采之采與菜相近而誤以采爲菜漢儒傳寫月紀既誤鄭氏因而分註釋奠之釋爲釋菜則誤益甚矣且釋奠非特於先聖先師然也山川廟社皆用之養老之禮於先老亦用之檀弓之載葬禮亦曰有司以几筵釋奠於墓左彼其祀山川廟社與先老與墓地亦豈用菜者耶摯見必先用幣故事神亦先奠幣名曰釋奠釋奠云者

釋置采幣而奠安於神位之前此蓋取交神之始禮之最重者言也若菜則菹也物之薄而禮之末也後世雖因鄭氏之說間行釋菜之禮亦未嘗不用腥牲脯脩而獨用菹也豈有捨禮之重者不以名反以禮之末者爲名耶若祭獨以菜則有之蓋士始入學見先師之禮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是也人無生而貴者世子之始入學亦然文王世子曰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是也立學之後旣已興器用幣然後世子祭菜故繼之云教世子也喪禮載君弔大夫亦釋菜以禮其門神蓋禮之至輕者也若王制乃天子告先聖先師之禮鄭氏不當例註釋奠之釋爲釋菜天



子諸侯未嘗獨以菜祭先聖先師也 晉江張氏汝  
瑚云問天子出征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  
學孰有罪反釋奠於學釋奠之義何居答曰鄭注釋  
者釋菜也奠者奠帛也釋菜禮輕釋奠禮重黃東發  
深辨其非古人祭禮雖不重物決無專以菜爲祭者  
况天子諸侯之尊其事神之禮簡略如此可乎按釋  
奠有三文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周禮  
曰春入學舍菜合舞月令曰仲春之日樂正入舞舍  
菜此人君視學之禮也文王世子又曰凡始立學者  
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行事必以幣是始立學之禮也  
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文王世子又曰既興器

用幣然後釋菜此士始入學之禮雖世子亦行之其禮輕故用菜耳以天子諸侯親祀先師而但用菜恐亦無此禮也若王制所云又是出征反告之禮汪環谷曰釋菜者行於入學始教乃弟子見師之禮以此事先聖師事之也釋奠行於羣祀神事之也汪氏之論似爲有理

其田 愚按埤蒼禡馬上祭也楊用修曰馬上祭爲禡其字从馬猶車下祭爲輶其字从車也山陰陸氏謂於所征罵焉曰禡引武成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今殷王受無道爲據恐非禡字之正解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疏云自此至覆巢論天子以下田獵之事 嚴陵方氏云事謂喪荒之類天子諸侯於無事之歲然後田其田也有節矣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則田所行之時也乾豆賓客充君之庖則田所爲之事也所行之時有四所爲之事有三故曰歲三田也乾豆所以奉神賓客所以奉人充庖所以奉已先神而後人先人而後已故其序如此所謂乾豆者何也上言乾則知豆之實爲醢下言豆則知乾之用爲邊矣祭祀之物不止於邊豆之實而此止以是爲言者蓋田之所共者

止於是故也若鼎俎之實則牧人共之 講義云田不可廢亦不可過惟不可廢故無事則必田無事而不田是不知事神接人之道斯爲不敬也惟不可過故其田必以禮田而不以禮是荒於田獵斯爲殘暴天所生之物也

愚按鄭註夏不田據何休引律書爲證不可從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註云合圍掩羣爲盡物也 疏云殺獵止之時大夫殺則止佐車則天子諸侯殺未止佐車也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以此推之則天子殺然後諸侯殺諸侯

殺然後大夫殺也 嚴陵方氏云合圍謂合藪澤而圍之掩羣則掩禽獸之羣而已此大小多少之別也於大夫言佐車則天子諸侯所下之綏皆正車也以大夫言天子以小綏言諸侯以佐車言大夫又所以爲輕重之別與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者蓋尊卑先後之序也言百姓而不及士者士卑與百姓同旣曰田又曰獵其實一也

愚按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與此不同者此是諸侯會王田獵之禮彼是諸侯在國田獵之禮鄭註綏當爲綏嚴陵方氏廬陵胡氏並謂綏是登車之索皆非是鄭註明堂位引

周禮建大麾以田之語而以綏爲大麾其說近  
是天子建大綏以田若殺止則下之以示獵止  
之節諸侯亦然綏無大小天子謂之大綏則諸  
侯謂之小綏可也孔氏謂佐車止爲冬獵時大  
綏小綏是夏殷之法秋冬皆用綏異於周也其  
說支離不可從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  
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  
田不麇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

註云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昆明也明蟲  
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麇卵胎天未成物重傷之也

歿斷殺少長曰天覆敗也 疏云月令正月獺祭魚  
九月豺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  
初也鳩化有漸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  
其鳩化爲鷹則八月時也以月令二月鷹化爲鳩則  
八月鳩化爲鷹也罽捕鳥網也鳥罽謂之羅月令季  
秋草木黃落則九月時也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謂未  
十月時也十月則得火田矣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  
得火田不麋不卵據春時特甚不歿天等亦然 嚴  
陵方氏云魚陰物也其性隨陽而上春爲陽中魚於  
是時則易取焉故獺祭魚而入澤梁者因以爲取魚  
之候也獸陽物也其質乘陰而成秋爲陰中獸於是

時則可取焉故豺祭獸而田獵者因以爲取獸之候也麋卵已見曲禮不覆巢者不但惡傷其孕乳而又惡其盡物之利焉且巢以仰承爲順故以不覆言之延平周氏云獺祭魚以下主言秋冬不麋以下主言春夏 山陰陸氏云先王於物無不致意焉不言孩蟲言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嫌也不言飛鳥言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不嫌也據月令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麇毋卵言胎在天上言卵在麇下閔胎卵也一則在上一則在下亦互相挾著一視同仁不麋不卵矣又不欲殺胎也雖不殺胎夭亦不可雖不夭夭覆巢亦不可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  
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疏云自此至以樂論冢宰制國用及年之豐耗并喪  
祭及所蓄積之法 嚴陵方氏云周官大宰以九式  
均節財用則制國用存乎冢宰明矣制國用制其多  
少之數也然國之用資於財財之成繫乎歲歲之功  
見乎末故制國用多少之數必於歲功之杪也以歲  
之功見乎末猶木實成乎杪五穀卽黍稷菽麥稻也  
先後固不齊矣故必五穀皆入然後可以制國用也  
歲之杪則五穀皆入矣申言之者以見百貨之用制  
之者以五穀爲主也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者地小

而所出之物多則視乎年之豐地大而所出之物少則由乎年之耗故用地小大以視年之豐耗也必視年之豐耗將以制國用故也耗減也上曰歲下曰年者歲之杪主時言之年之豐耗主物言之且言歲則必期焉言年則不必期也見曲禮歲凶年穀不登解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者通融三十年之豐耗以爲國用多少之制也必以三十年爲期者舉一世言之而天時人事大略可知矣上言制國用於歲之杪此以三十年之通者蓋爲比年之常法則以三十年之通權一歲之宜則於歲之杪而已量入以爲出者量三十年所入之多少爲比年國用之節也 武林顧

氏云首句作領必於三句一氣說下三箇制國用空說直到量入爲出方是制之之實小大一定底直曰用豐耗則或然之數故曰視也必於歲杪五穀熟時方見得年之豐耗通三十年打一筭盤妙在一通字勿拘拘十年多四分之一三年多一年之餘大概隨時轉活經久通融以此法制國用量今歲所入之多少以爲來歲所出之豐約冢宰有無數經濟在內祭用數之仿

嚴陵方氏云易言大衍之數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仿以象閏蓋仿者指間也揲著而四分之奇則歸之於指間故也此所謂仿亦四分之一耳數之

仿則一年所用四分之一也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疏云私喪卑天地社稷尊雖遭喪既殯以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卽行之未葬之前屬紼於輜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躡此紼而往祭所其宮中五祀在喪中則亦祭之故曾子問曰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但祭時不須越紼蓋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 山陰陸氏云不祭謂宗廟爾天地社稷雖未葬猶祭是之謂越紼 河南程氏云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可致齊又安能脫喪

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社稷之事不可廢則止  
可冢宰攝爾昔英宗初卽位有人以此問正叔正叔  
謂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  
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全也子厚正  
之曰父在子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禮見也  
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亦非禮見上帝也  
故不如無祭 橫渠張氏云居喪不祭則因禮有總  
不祭之文然豈可三年廢祖先之祭久而哀殺可齊  
則便可祭以人情酌之三年之喪期可祭期之喪旣  
葬可祭功總之喪踰月可祭當服祭服祭罷反喪服  
新安朱氏云古人居喪衰麻之服不釋於身哭泣

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多無憾焉今日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終一一合於古禮卽廢祭無可疑若他事有所未合者尙多卽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宗廟可也

愚按喪三年不祭此言父母之喪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三年不祭此正禮也宗廟不祭天

地社稷何獨可祭而必欲越紼以行事耶此戰  
國漢初爲禮記者撰爲天子諸侯之禮而其實  
不可從也眾言淆亂折諸聖孔子曰君薨百官  
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  
之服餽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觀  
孔孟之言則程子冢宰攝祭之言至當不易者  
矣若橫渠晦菴權宜之說爲士庶人言之可也  
然亦未協於古

喪用三年之仇

嚴陵方氏云三年之仇則三年所用四分之一也祭  
之用數而寡故用一年之仇喪之用疏而多故用三

年之仿亦各稱其宜而已

愚按鄭註仿什一也孔疏仿是分散之名考工記云以其國之仿捐其藪註仿謂三分之一蓋一字而異其解如此上文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鄭註通三十年之率尙有九年之蓄孔疏每年所入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積三分爲當年所用則此祭用數之仿者蓋以當年所用三分又分作四分以一分爲祭之用餘三分聽作別用喪用三年之仿者以三年所用通計九分亦分作四分以一分爲喪之用餘八分聽作別用也祭吉禮之大者喪凶禮之大者故提出言之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一  
總之量入以爲出而不於一分儲積之內多有  
所用使有不足與急國非其國之患也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

長樂劉氏云以三年之仞共喪祭斯亦足矣踰禮越  
中殘暴其物俾有不足者故曰暴也儉於禮而不盡  
其財故曰浩浩謂財有餘而禮不足也

愚按喪用三年之仞有何有餘不足之有喪祭  
是兩事不是一事但是喪中之祭虞以前謂之  
奠自虞以至祥禫皆謂之喪祭言祭而奠在其  
中矣下文祭是言常年四時之祭

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註云不奢不儉常用數之仞也、臨川吳氏云祭禮有定制用財有常數不以年之豐凶而隆殺也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註云民無食菜之饑色天子乃日舉以樂侑食、廬陵馬氏云無九年六年之蓄雖非完國猶足以爲國也至於無三年之蓄非其國也蓋國之所以爲國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以有財也苟無其財則民散而之四方矣故曰國非其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推而至於二十七年耕必有九年之食以三十年言之者舉成數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至三十年之通此人力也凶旱水溢此天變也人力備則雖天變民無菜色 延平周氏云不足言其財急言其民非其國言其上 武林顧氏云首三句反起下文重三年耕四句正是通處前只說箇制國用此指足民處見古者君民一體之義 松陵趙氏云前言經費此言積貯雖若不同然總是量入爲出妙用一年三年要想他何以必有若非積攢挪移存留補湊費盡心機怎能勾三卽餘一九卽餘三須知通正是必有妙訣無菜色日舉樂點綴有備無患的光景如畫日不

足曰急正與此段相映說得十分關係方纔振得必有精神方纔見得通融妙用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註云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疏云此論天子以下殯葬日月不同天子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身在於喪許其申遂故日月緩大夫及士禮數既卑送終之物其數簡少又職唯促遽義許奪情故日月促都昌陳氏云諸侯降於天子而五月大夫降於諸侯而三月士庶人

又降於大夫故踰月也今總云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此固所同然皆三月而葬則非也其以上文降殺俱兩月在下可知故略言之歟孔氏引左傳大夫三月士踰月者謂大夫除死月爲三月士數死月爲三月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如此則是大夫四月士三月謂大夫踰越一月猶可豈得謂士踰越一月乎此不可通當從左氏之說爲正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註云下通庶人於父母同

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

註云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不封不樹卑無飾納

蘭氏云註以縣封當爲縣窆集說從之然封字如本文解未嘗不可通長樂陳氏謂縣棺而下封土而瘞之是矣不封之封亦謂封土爲丘壠不宜一字兩解也

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

註云貳之爲二也臨川王氏云三年不從政所謂不貳事使一於喪事也金革無辟上使之非也或權制也京山郝氏云不貳事哀慕專也王崩世子三年不言而諸侯以下可知則是天子至於庶人此禮同也如以爲庶人之禮則是士大夫親死皆墨衰絰與公門之事不可以爲訓

愚按鄭註庶人終喪無二事集說從之非是

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註云從死者謂衣衾棺槨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

疏云盧植解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而鄭云奠祭之牲器云奠則是喪中之祭得從生者之爵與小記雜記違者小記雜記據

死者子孫身無官爵生者又無可祭享故喪中之祭皆用死者之禮若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祿喪祭尙爾吉祭可知奠謂葬前祭謂葬後包喪終吉祭也鄭必知祭兼喪祭與廬植別者以此云祭從生者喪從死者相對又中庸云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又云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祭又與葬相對皆祭與喪葬連文是一時之言故祭中兼爲喪奠也

愚按此二句最易明先儒支離曲解總未達其義中庸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卽此二句



之注腳也

支子不祭

註見曲禮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嚴陵方氏云天子廟七卽祭法所言考廟王考皇考  
顯考祖考廟及二祧是也諸侯五則無二祧也大夫  
三顯考祖考又無廟也士一廟王考又無廟也庶人  
祭於寢祭法言庶人無廟正謂此也然祭法又言適  
士二廟而此不言者主於降殺以兩而略之也 長

樂陳氏云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所  
不變也伊尹言七世之廟殷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  
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  
矣禮以義起而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  
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  
此所謂歷世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  
服小記言王者立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  
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內是臆說也

石林葉氏云天子七廟見於祭法者甚明鄭註獨以  
爲周制而爲夏五廟殷六廟之說全無所據 山陰  
陸氏云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爲義穆以恭上

爲義方其爲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謬哉張璠何洵直謂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左者不可遷於右右者不可遷於左旣爲昭矣又有時而爲穆是亂昭穆之名此說非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三昭三穆親盡則迭毀如周以后稷爲太祖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爲穆康王爲昭昭王爲穆此七世也其後穆王入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文王宜自右而左居昭位則武王宜自下而上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說者或以左傳泰伯虞仲太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管蔡邲霍文

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又以書稱穆考文王乃謂文王世次居穆武王世次居昭王季親盡而遷則武王入王季之廟爲昭文王仍爲穆康王入武王之廟爲昭成王仍爲穆穆王入康王之廟爲昭昭王仍爲穆卽是觀之子復爲昭父更爲穆尊卑失序亂昭穆非禮意竊以爲世次與廟制不同世次無遷法而廟制親盡則移蓋周自后稷至文武十有六世此世次也世次無遷法故自不窋爲昭鞠陶爲穆推遷而下王季當昭次文王當穆次故左傳以世次推之則昭生穆穆生昭而泰伯虞仲管蔡邲霍於周爲昭虢仲虢叔邢晉應韓於周爲穆杜預所謂以世次計故

泰伯虞仲於周爲昭是也王者世次雖厯無窮而廟祀七世禮有迭毀如王季親盡而遷則昭穆移易有如文王今弗與王季對而對武王則父道在文王武王宜居穆廟成王今弗與武王對而對昭王則父道在成王昭王宜居穆廟豈可不卽七廟分定昭穆而欲放先儒遠攀世次令文王廟常爲穆武王廟常爲昭乎蓋王者廟事七世以事生之禮事之至其去祧爲壇爲墀則與事生異矣故國語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知廟次昭穆與世次異矣且禮緣人情而作父昭子穆其亦何常之有對父則身爲之穆對子則身爲之昭故周廟王季一遷則昔之右者今左左者

今右矣至於酒誥所謂穆考文王則如詩之昭考烈考云爾或者又以檀弓云明日耐於祖父則孫從王父之位亦卑壓尊何以無嫌竊以爲不然蓋耐廟與遷廟異故周卒哭而耐練而後遷廟練與卒哭相去甚遠何以證遷廟之法且穆王初耐未練則王季未遷昭穆未動與祖昭穆同班則耐於康王之廟所謂耐於祖父也耐於祖父則非專其廟而襲其處自無壓父之嫌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以孫與祖昭穆同如王季旣遷文王居昭成王昭王次焉武王居穆康王穆王次焉所謂孫與祖昭穆同者也周官小宗伯旣掌辨廟祫之昭穆小史又掌奠世繫辨昭穆則明

世次先後與廟祧之昭穆異矣至於大禘遷廟之主  
陳於太祖未遷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自太祖  
以來祧主咸在其昭穆卽依世次與七廟常祀昭穆  
不同故小史又曰大祭祀以書敘昭穆之俎簋也說  
者以爲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則王季雖遷而廟中常  
祀尙用不窳以來世次則昭穆一定何必辨而敘之  
唯其遷易不常故使辨而敘之也說者又謂劉歆曰  
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  
殺也先儒以爲孫從王父之位則是以爲孫居王父  
之處則非矣故記曰殤者從祖祔食蓋王父在廟其  
孫從之非謂入其廟與祖相代者入其廟而襲其處

是不然也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此言祖  
孫可以並今則知與遷法王父去祧孫襲其廟異矣  
且孫從王父之說本施於祔故禮曰從祖祔食至於  
迭遷則王父去廟而孫襲王父之廟則祖自於彼孫  
自於此不得謂之從也說者又謂廟次以子代父古  
無此理亦已惑矣玉藻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以  
子代父理固然矣孰曰廟次不得以子代父乎儀禮  
將且而祔此祔廟之法也非關遷廟也禮記祔葬者  
不筮宅祔必以其昭穆此祔葬之法也非關遷廟也  
又曰殤者從祖祔食此祔祭之法也非關遷廟也又  
曰殷朝而殯於祖此殯之法也非關遷廟也然則孫



從王父皆以祔祖而言則與遷廟異明矣祭統曰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故有事於太廟則昭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若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則子或壓父尊卑失序豈所謂不失其倫者耶 烏程韓氏云此概詳廟制爲祭起事 平湖陸氏云康

成註王制祭法皆以文武處七廟之內此不可從周禮守祧疏曰孔君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爲祖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并姜嫄廟則足矣若益二祧則十廟奄八人何以配之愚按鄭說固非無據然奄八人此特周公時事耳安知後來不

增作十人耶 四明萬氏云天子七廟固爲定制然處常則易明遇變則難曉何謂常父死子繼是也何謂變兄終弟及或以兄繼弟以叔繼兄子之類是也經傳止道其常而處變者無從考見唯春秋躋僖公一事三傳以祖禰父子爲言國語則直謂異昭穆諸家註疏皆謂閔雖弟先爲君僖雖兄嘗爲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假祖禰昭穆爲喻范寧獨不然之胡安國亦以兄亡弟及爲易世以愚觀之則諸家爲善全傳文而深得乎禮意者也蓋嘗思昭穆之爲義生於太廟祫祭位鄉太祖東鄉子孫南北鄉南鄉者爲昭北鄉者爲穆而子孫因之以定其世

次故父子異昭穆而兄弟則昭穆同如左傳所謂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邲晉應韓武之穆也皆一定而不可易在虞虢管蔡諸子雖生列藩封死亦不得入先王之廟然而昭穆之稱泰伯虞仲不聞異於王季也虢仲虢叔不聞異於文王也管蔡及邲晉而下不聞異於武王成王也是則身爲諸侯且不與天子異昭穆之班而如謂以兄終弟及之故卽如父子之易世則設武王無子立管蔡而下一人成王無子立邲晉而下一人此一人者反以爲天子故而昔爲文之昭者今且爲武之穆昔爲武

之穆者今更爲成之昭矣嗚呼非父子而以爲父子  
本兄弟而不以爲兄弟如是而以爲禮是徒知天下  
之足重天子之當尊不知兄弟之倫之不可無也抑  
何昧聖經之大義而不稽孔孟之明訓也哉康誥曰  
孟侯朕其弟春秋書天王之弟佖夫是天子有弟也  
祭義曰雖諸侯必有兄春秋於內書公弟叔盱於外  
書齊侯之弟年鄭伯之弟語衛侯之弟鱣衛侯之兄  
繫是諸侯有兄弟也夫生時兄弟爲臣猶不沒其爲  
兄弟豈死後兄弟爲君反不得爲兄弟乎昔夷齊讓  
國孔子稱之曰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象欲殺舜  
舜封之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不藏怒宿怨親愛之而

已是知聖人於兄弟之際天下國家在所可輕而一體無分之至情不因勢位而獨變如謂以兄終弟及之故使生爲一父之子沒爲異世之親將上何以接高曾祖考之神靈下何以協子孫臣庶之稱謂是昭穆一混而名之不正言之不順卽隨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曰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至當不易之理也至於兄而繼弟則弟爲嫡而兄爲庶庶不並嫡又昔已爲臣故雖兄不得加於弟叔而繼兄子雖本異昭穆亦必進之兄廟始不至以兄子而子叔以兄而孫弟若夫廟制則一準王制之言太祖而下其爲父死子繼之常也則一廟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

少其爲兄弟相繼之變也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觀考工記匠人營國所載世室明堂皆五室知同廟異室古人或已有通其變者正不得指之爲後人之臆見也得乎此制則位置井然雖如殷之四人相繼陽甲盤庚小辛小乙亦豈定昭多穆少或昭少穆多如馬端臨所謂對偶偏枯之慮哉朱子之圖可以處常而不可以處變故孝王以叔居子列弟處孫行遂使夷王以穆而居昭厲王以昭而居穆蓋亦未酌乎此制也

愚按朱子嘗云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  
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特立廟而

與諸祖同一廟自東漢以來如此又云孫毓云  
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出江  
都集禮向作或問未見此書只以意料乃知學  
不可不博吾鄉姚承菴先生獨宗之而曰七廟  
之說紛紛矣朱子引孫毓語謂太廟在公宮之  
東南其制外爲都宮中爲太祖廟左右爲昭穆  
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有親  
盡而祧各卽以昭穆序升焉蓋宗廟之制但以  
左右爲昭穆不以昭穆爲尊卑五廟同爲都宮  
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  
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

各全其尊必大禘會於一室然後序尊卑之次耳此一段說得極明竊謂孫毓之語亦意料耳殊不知五廟不同一處曾子問有之一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禴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社稷祖廟山川一曰諸侯相見必告於禴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若同在一處諸侯告奠祖禴之時何不隨便并告宗廟耶此是明證



禮記集說卷五之二

禮記集說卷五之二

歸安鄭元慶述

王制第五之三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日禘秋日嘗冬日烝

疏云此論天子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之事 烏程

韓氏云此概詳祭名爲牲禘起事 西河毛氏云古

來時祭無定月康成謂祭以孟月薦以仲月此據晏

子春秋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語故魏初高堂

隆曰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則四時之

祭也仲月季月皆薦新之月也後魏詔亦云有邑之

君祭以首時無田之士薦以仲月唐時四祭各以孟

月享太廟室此皆據鄭氏一語而列代遵之不敢移  
易者但按周禮王者享烝之畋皆在仲月未有孟月  
舉祭而仲月始田禽者又服虔註桓五年傳云祭天  
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於昭元年傳又云人君用孟  
月人臣用仲月則今以人臣而祭宗廟豈有擅用孟  
月之理况春秋桓八年以正月烝十四年以八月嘗  
使周正耶則正月孟月八月仲月一孟一仲使夏正  
耶則正月爲十一月八月爲六月皆非孟月蓋烝爲  
冬祭卽或用周正之春而實卽夏正之冬可知矣至  
於薦用仲月則月令所記或孟或仲或季皆無定時  
而秋則三時皆薦此考之經文而顯然者乃曰薦用

仲月何誕妄也

愚按孔疏禘烝嘗皆指時物而言之竊意時祭不備物凡鼎俎鉶芼各有限制四時不異唯豆籩庶羞爲籩人醢人所掌則每及他物如臠鱠胖腊麩蕡菱芡之類各得以時物實之如春薦韭夏薦麥秋冬薦黍稻與夫月令薦鮪薦合桃之類皆非時祭所辦孔疏所謂祭品鮮薄云云殆指庶羞言之與然而禘烝嘗之名恐未必定因物之成與不成也 公羊傳爾雅並云春祭曰祠夏祭曰禘說文玉篇因之說文無禴字玉篇云禴同禘據此則此記春禘之禘當爲

祠字傳寫之誤也詩之禴卽公羊爾雅之禘古  
字通用也然夏祭旣謂之禘矣而此記又謂之  
禘何也爾雅禘大祭也說文禘大合祭先祖親  
踈遠近也禘卽禘也故此記下文云天子禘禘  
諸侯禘一牲一禘遂又以禘爲夏祭云且禘與  
禘聲相似也禘與禘義相同也故詩以爲禴公  
羊爾雅以爲禘而此以爲禘無非指夏祭而言  
之也 禴祠烝嘗見於小雅小雅叶韻故以夏  
先春祭統春禘夏禘與小雅不同郊特牲祭義  
皆云春禘又與祭統不同而與祭統之夏祭又  
同先儒或以爲三代之祭異名或以爲字之誤

言人人殊蓋諸經所言四時之祭秋冬皆無異辭惟春夏互有不同吾得約言以斷之曰春祭曰祠不得言禘也夏祭言禘亦可言禴亦可言禘亦可言禘也惟郊特牲祭義言春禘則不可解耳至於字義祠說文春祭曰祠品物少文詞多也禘夏祭也玉篇亦曰春祭曰祠祠猶食也公羊傳夏祭曰禘也嘗說文口味之也玉篇亦曰口味之與嘗同烝說文火氣上行也玉篇亦曰火氣上行又進也冬祭也而鄭注禘薄也禘次第也嘗者新穀熟而嘗之烝烝也又進也進品物也此王制之春禘夏禘秋嘗冬烝漢文帝

時博士之文也或據先代之名或自爲之名以  
定爲制固不必求合於諸經亦不必求合於漢  
末之周禮而多爲考異之辭矣 西河先生謂  
時祭定月經無明文竊以禮記考之明堂位季  
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祭統衛孔悝之  
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據此則禘祭之  
在季月明矣非但禮記爲證春秋宣公八年六  
月辛巳有事於太廟胡傳曰有事言時祭時祭  
者夏祭之禘也諸侯禘一牲一祔是年祔祭故  
於太廟也春秋常事不書此不因有事書因襄  
仲卒而繹故書之宣公之禘禘於六月與明堂

位祭統並同此又季夏禘祭之一大證據若周  
正建子改月改時六月建巳時維季夏魯禘如  
此則周禘可知禘如此則三時之祭皆在季月  
可知而況春秋所書厯有明徵禘祭旣在六月  
則嘗祭應在九月烝祭應在十二月桓公十四  
年八月乙亥嘗其先時者也故胡傳曰志不時  
也八年正月己卯烝其後時者也故穀梁傳亦  
曰志不時也唯左傳昭元年十二月甲辰朔烝  
其及時者也據此則四時之祭皆在季月此又  
鑿鑿可據者焉得謂經無明文耶唯桓八年正  
月烝五月又烝與夫左傳襄二十八年十一月



嘗定八年十月禘春夏兩烝禘嘗在冬月是皆不可解耳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廬陵馬氏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所以報本反始抑以防僭亂之階也蓋天地者有域之最大者也而天子者域中之所尊也故祭天地社稷者土穀之神也而諸侯者爲天子守土也故祭社稷大夫則有家故祭五祀蓋在上者可以兼下在下者不可以兼上名山大川有功於民而民之取材用

也蓋天子君天下而其所報者眾故祭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君一國而其所報者少故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延平周氏云祭社稷者不得祭天地祭五祀者不得祭社稷故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新安朱氏云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則有祭了便無故不至褻瀆後世卻先立箇廟貌如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僥求非望無所不至 秦溪楊氏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特言其禮有隆殺重輕耳註疏拘於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失於太泥遂至於不可強解不必然也

愚按五祀卽月令之戶竈中霤門行也鄭註於

此據祭法釋之非是 虞夏四岳至周增爲五  
岳爾雅釋山曰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  
江南衡郭註華華陰山嶽吳嶽岱岱宗泰山恆  
山北嶽衡山南嶽此漢文帝時之五嶽也郭又  
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  
爲北嶽嵩高爲中嶽上言河西嶽下言嵩高爲  
中嶽上言江南衡下言霍山爲南嶽彼此不同  
邢氏疏云按經典羣書言五嶽者皆數嵩高不  
數嶽而鄭註周禮職方及大司樂則云五嶽岱  
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恆在并  
州蓋鄭有所案據更見異意也其正名五嶽必

取嵩高爲定陳繹曰爾雅江南衡郭註衡山南  
嶽又霍山爲南嶽郭註卽天柱山潛水所出兩  
註互異地理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今  
衡州府衡山縣有衡山本漢湘南地也故曰江  
南衡若天柱在廬江潛縣則江北矣亦曰南嶽  
者則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祠於天柱爲南  
嶽今廬州府霍山縣是也又爾雅江河淮濟爲  
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邢氏疏云案白虎  
通曰瀆者何謂中國垢濁發源東注海其功之  
大者稱瀆也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  
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

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  
爲逆河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  
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  
入于海導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  
于陶巨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  
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是  
發源注海者也自漢王莽末濟水入河元時河  
水入淮則三瀆并爲一瀆以入海矣而猶然稱  
四瀆也祀典至於今不廢 五嶽卽名山四瀆  
卽大川山高水長與夫天覆地載無以異也似  
不必有三公諸侯之歧視今祀典亦無區別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疏云天子置都及諸侯封內皆因古昔先王先公所居之地今其地子孫絕滅而無主後者則天子諸侯祭之 石林葉氏云亡國絕世而無主後者雖已廢而不可舉然先王興滅繼絕而因國亦祭者所以見其仁也 廬陵胡氏云因國謂所都所封之內因古先聖哲所居之地若晏子云爽鳩氏始居此地而後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是也 納蘭氏云鄭氏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爲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緜至杞爲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

郊此其禮也鄭所引左傳雖孔氏亦謂其與禮稍異不可爲因國之證

天子禴禘禘禘嘗禘烝

註云禴猶一也禘合也山陰陸氏云此時祭惟春

禘爲禴各於其廟祀之若夏禘秋嘗冬烝三昭三穆皆升食於祖廟

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

新安朱氏云歲朝天子廢一時祭春秋朝會無節豈止一歲廢一時祭而已哉不然則或有世子或大臣居守豈不可以攝事

愚按諸侯禘則不禘而嘗烝如故也禘則不嘗

烝禘如故也烝則不禘嘗如故也一歲中只  
行三祭下於天子也下節不過著明禘禘之義  
非四祭全也此亦漢博士自爲之制或因明堂  
位言夏禘秋嘗冬烝而無春祠或見春秋中唯  
有禘烝嘗三祭故定爲此禮鄭注諸侯歲朝四  
時必廢一祭之說本無典據亦不必斤斤求合  
也

諸侯禘禘一禘一禘嘗禘烝禘

山陰陸氏云天子言禘禘言禘嘗禘烝諸侯言禘禘  
言嘗禘烝禘互文也相互而天子言禘禘在上亦言  
之法諸侯於禘一年禘一年禘下天子也 烏程韓



氏云以上三節是詳禴禘之制 西河毛氏云禘禘  
二名先儒久相爭執予厯考經傳似但有禘而未嘗  
有禴卽春秋傳禮記偶一及禴並非正祭之名蓋禴  
者合也合祭之謂也合祭稱禴猶之時祭稱禴但是  
虛義並非實名只因吉禘大禘與四時之烝嘗禘俱  
是合祭吉禘稱吉禴禘嘗烝稱禴禘禴嘗禴烝於是  
竟增禴祭一名於諸祭之間實則並無此祭也天子  
有三時之禴 諸侯止有嘗烝二禴而禘則禴禘半焉  
殺也然則天子諸侯所共爲禴祭者獨春禘一祭耳  
蓋禴祭最輕有必不可一再行者其祭儀祭法不知  
何等但考古祭禮類重卽四時恆祭亦必先月而滌

養先旬而齊戒先三日而筮擇先一日而省視而至於祭之日則周制從朝至闇窮此日之力自啟祐以至送尸灌鬯以至醕酢毋論薦腥薦熟合亨加俎歷有儀節卽其七獻九獻圭瓚非一舉祝告嘏告詔辭非一進於堂於祊索祭非一地出奏入奏工備非一樂向使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時必不周以一人而行七祭則力必不給若謂日祭一廟可以遞行則前祭諷日未可該後祭之日此廟卜牲焉能通彼廟之牲然且一祭未釋而一祭又將省濯矣一尸未謾而一尸又當筮宿矣兼行之則一日不能行數禮各行之則十日不能舉一祭又况文武二廟在七廟之外嫫

廟遷廟又在文武二廟之外合之非有餘分之卽不足至於行事瑣細倍難懸斷試問筭簋鼎鑊何住何移禰親祖尊誰先誰後求之諸經固無文考之祀典亦不載此固口必不可言身必不可行之一大事也第不知古來植祭之法何以不傳卽從來議禮家何以並不計及張南士嘗曰吾不知植祭何如假一日而歷七廟則質明裸鬯謂之晨裸歷七廟則不晨矣早食進饋謂之朝踐歷七廟則不朝矣使七日而行七祭則卜日而祭歷七日非所卜矣明日而釋歷七日非明日矣是以時祭有四而左傳稱烝嘗禘三名而不及植貽誠以禮必禘祭雖喪祭祇祭死者而禮

於虞祭曰哀薦禘事於禘祭曰作此練禘總必加之  
以合祭之名唯春祭省薄專予以牲然究不知牲祔  
之簡略而便捷其儀其法何等也是以漢後立廟皆  
同堂異室便於合享卽所在祠廟亦必使有司攝祀  
不能遍及正以禮難植祭祭則必禘蓋禘者凡祭總  
名不必別設一禘在凡祭間也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洛州賈氏云羊豕爲少牢牛羊豕三牲具爲太牢但  
非一牲卽得牢稱若一牲則不得牢名故郊特牲與  
特牲皆不言牢也 廬陵馬氏云天子諸侯社稷之  
神則一而其禮有太牢少牢之異所以辨上下之等

也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

疏云鄭注有田既祭又薦新者以月令天子祭廟又有薦新又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故知既祭又薦新也注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周六月夏四月也又雜記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譏其不用六月也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夫士無文從可知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月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禮尊物熟則薦

之不限仲月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廬陵胡氏云天子至士皆祭以首時魯亦以孟月祭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大夫士旣以首時祭故仲月薦然服虔昭元年傳君祭孟月臣仲月故司馬公祭儀亦用仲月從服氏也嚴陵方氏云祭備庶物薦以時物而已備庶物則其禮爲盛非有田者不足以供之大夫士而無田者謂諸侯之大夫士也大夫無田且不祭而庶人得祭於寢者祭於寢其禮略而易備者也長樂陳氏云古者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無常時祭有尸而薦無尸以至不出神主奠而不祭有時物而無三牲黍

稷此薦新之大略也 烏程韓氏云以上二節詳牲  
牢祭薦之制 納蘭氏云註謂庶人無常牲取與新  
物相宜而已疏謂相宜者謂四時之間此牲此穀兩  
物俱有非謂氣味相宜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也長  
樂陳氏亦云卵魚豚雁以時之所宜論則春宜豚冬  
宜鮮此則秋以豚夏以魚以物之相宜論則羊宜黍  
豕宜稷雁宜麥魚宜菘此則黍以豚麥以魚蓋卵之  
於春魚之於夏豚之於秋雁之於冬尤多而易得庶  
人之薦不過致其易得者月令季夏薦稻稻常穫於  
十月而天子以前此者爲貴故與庶人異此三說者  
皆集說遇時物卽薦之意然嚴陵方氏則取陰陽相

配之義謂非之性溫則陽類也故配以卵卵陰物故也麥與黍皆南方之穀亦陽類也故配以魚與豚魚與豚皆陰物也稻爲西方之穀則陰類也故配以雁雁陽物故也植物之陽者配以動物之陰植物之陰者配以動物之陽亦使陽不得勝陰陰不得勝陽而已

愚按古人雖取時物以薦亦不無相配之意二說兼之其義始備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山陰陸氏云言繭又言栗者言雖如栗亦可以著角握角尺容有過之者矣楚語曰禘郊不過繭栗烝嘗



不過把握 京山郝氏云牛角如蠶繭如栗實者犢也角一年可握長不出四指者亦小牛也角盈尺者大牛也牛用小貴其初也故以祭天地

愚按此言天子郊社宗廟賓客享食之牛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註云故謂祭享 疏云諸侯祭以太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享食賓得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 潛江何氏云凡此所以存愛物之仁杜奢僭之端 松陵趙氏云珍卽坊記不力珍之

珍不必八珍也

愚按此言諸侯以至庶人祭祀賓客享食之牲

牢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橫渠張氏云不踰不豐於牲也傳者以品之不踰非也牲體少而羞掩豆是之謂踰牲庶羞不踰牲謂多少不謂用羊而不用牛也 石林葉氏云庶羞常薦

而踰牲嫌於備物燕衣常用而踰祭服嫌於事神寢所常安而踰廟嫌於享親故禮皆不與 烏程韓氏云以上三節總明祭祀之有制非口腹燕褻所敢儼也 葬有期廟有制祭有等如是而後可以制用本

爲用仿詳其制類及諸侯以下者有國有家無不當  
量入以爲出也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  
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

註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  
民之所自治也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譏譏  
異服異言征亦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  
不稅所以厚賢也 疏云公田不稅及關市圭田無  
征之事並非周法故言古者林麓川澤民庶須有采  
取隨時而入官不限禁之林屬於山爲麓麓山足也  
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以時入如獺祭魚然

後虞人入澤梁是也 石林葉氏云稅者說取於民  
征者正取於民合而言之也對而言之則稅止於  
布帛粟米而征則兼於力役者矣孟子曰有布縷之  
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公田既借其力市廛既取其  
賦故於粟米則不稅關既譏其異田既取其稅故於  
力役布帛則不征此所謂用其一而緩其二也圭田  
無征則士願立於朝關譏而不征則商願行於路市  
廛而不稅則賈願藏於市藉而不稅則農願耕於野  
廬陵胡氏云夫發語辭圭潔也言卿大夫德行潔  
與之田也此不知何代法周則有征

愚按鄭註以夫字作治字解集說音扶從胡氏

之說嚴陵方氏作餘夫之田極有見恐夫字之  
上或有脫爛也或此句之下更有別事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註云謂治宮室城郭道渠 石林葉氏云民各有常  
業而又役不過三日所以休其力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疏云田里旣受之於公民不得粥賣冢墓之地公家  
所給族葬有常不得輒請求餘處也 長樂陳氏云  
田里鄉遂官之所頒不可以粥墓地墓大夫之所掌  
不可以請古者直貢至此藉也廛也譏也時入也圭  
田也用民力也義也而不稅不征不禁無征不過三

日仁也。頒之田里，墓地仁也。禁之以不粥，不請義也。求在於義，則輔之以仁事；在於仁，則處之以義。此所以爲良法也。嚴陵方氏云：田言野外所耕之地，里言國中所居之地，請謂求之也。

司空執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力。

註云：司空掌邦事，凡使民寬其力，饒其食。疏云：司

空執丈尺之度以量度其地而居處其民於山川高下沮澤浸潤之處，又當以時候。此四時知其寒煖量地遠近以制邑井，築廬宿及市。長樂陳氏云：居民山川沮澤所以辨地宜，時四時所以候天氣，量地遠

近興事任力所以均民力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  
時地利如此而已 嚴陵方氏云量地遠近將以制  
邑也制邑則必興役事興役事則必任民力故繼言  
興事任力焉 廬陵胡氏云不役老者使民之壯者  
力任其事功雖代老者之役爲輕而給壯者之糧則  
厚 京山郝氏云唐虞之官莫重於司空司空者百  
揆也故舜禹居之以相堯舜平成而有天下空者四  
方上下總名洪水昏墊乃命司空有燮理參贊之能  
而後此職可舉後世水平土平司空職降始與五官  
并矣自此至尊君親上然後興學言聖人治天下因  
民宜俗裁成輔相使各安其所而後政教可施卽孟

子告梁王使民養生送死無憾王道之始之意周禮以司空考五官縱橫名法之家其於聖人典禮未必合然亦非苟且闕略不備之書王制成於漢初周禮未出意緒不相接而世儒欲執王制討周禮謂司空水土職錯入司徒斥考工爲補闕今按王制言居材者變通利民之意與司徒土圭土會土均法原不相涉王制言司空典而正周禮言司空詭而奇道不同不相爲謀牽強附合是學禮者之病也

愚按司空執度地句居民山川沮澤句凡使民三句正申明上文興事任力之義先儒以老者壯者均任其力非也聖王之世豈有老者而



使之力役者乎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長樂陳氏云民之材猶木之材也木材之於地有宜有不宜民材之於居有安有不安善植木者順其所宜而不強其所不宜善居民者順其所安而不強其所不安此所以凡居民材必因天地云云 嚴陵方氏云曰南多暑曰北多寒是天之寒煖不同也高平曰陸下濕曰隰是地之燥濕不同也谷虛而廣川流而大封域之制不同也民生其閒者異俗若生於陵

者安於陵長於谷者安於谷齊讀如五齊之齊剛柔  
言其材輕重言其質遲速言其性若堅土之人剛弱  
土之人柔以其材之異齊故也丘陵之民專而長墳  
衍之民暫而瘠以其質之異齊故也大蒙之人信空  
同之人武以其性之異齊故也 廬陵馬氏云五味  
者春宜酸夏宜苦秋宜辛冬宜鹹而調之以滑甘此  
五味之常也其曰異和者言其變也同器械先王之  
所務而異物則有所禁同衣服先王之所務而異服  
則有所禁教所以導民俗則因民之所欲也故脩其  
教不易其俗政所以正民而宜者事得其義之謂也  
故齊其政不易其宜 臨川吳氏云脩謂其教皆明

無所廢缺教卽下章七教是也齊謂其政並舉無所  
參差政卽下章八政是也以廣谷大川而言則地產  
有異而其習尙之所安各異其俗故雖導之以七教  
然亦不敢易其所安之俗使之各得以安其所安也  
以剛柔輕重遲速而言則天氣有異而其身口之所  
便各異其宜故雖正之以八政然亦不敢易其所便  
之宜使之各得以宜其所宜也此居民材之大凡也  
愚按器械衣服亦因俗有不同各有其制各有  
所宜長樂陳氏所謂器械異制若粵鑄燕函秦  
廬胡弓車是也衣服異宜若南國之人被髮而  
裸北國之人冠冕而裳是也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韞北方曰譯疏云五方謂中國四夷舉戎夷則蠻狄可知文身謂以丹青文飾其身雕刻也題額也謂以丹青雕刻其額趾足也蠻卧時頭向外而足在內相交故云交趾有不火食亦有火食者西方無絲麻唯食禽獸故衣皮北方多鳥故衣羽多羊故衣毛凝寒林木又少故

穴居中國四夷雖異各有所安之居所和之味所宜  
之服所利之用所備之器各自充足也五方之民水  
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 嚴陵  
方氏云以言語之不通也則必達其志以嗜欲之不  
同也則必通其欲必欲達其志通其欲非寄象鞮譯  
則不可故先王設官以掌之

劉氏云寄者寓

也以其言之難通如寄託其意於事物而後能通之  
象像也如以意倣像其形似而通之狄猶逖也鞮戎  
狄屨名猶履也遠履其事而知其意言之所在而通  
之譯釋也猶言膽也謂以彼此言語相膽釋而通之  
也越裳氏重九譯而朝是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長樂陳氏云先王之於民居之然後養之養之然後教之量地制邑以至必參相得者居之也無曠土以至尊君親上者養之也然後興學教之也蓋人之生莫不有親親長長之良心矣養其良心而不陷溺之則由其親親以至於親上由其長長以至於尊君則尊君親上天地之道也然後興學裁成天地之道也嚴陵方氏云量謂量其多少度謂度其長短多少足以知其所容長短足以知其所至故於制邑之地

曰量於居民之地曰度兩之爲並三之爲參地也民也長短多少不可相失也無曠土則地無遺利無游民則人無遺力食節則無不足之患事時則無不急之務居民之道亦期其如此而已故效至於民咸安其居也樂事則不至於勞苦勸功則不由於勉強尊君則爲臣者有遜志親上則在下者無離心上則不止於君凡在己上者皆是也教不可一日廢必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者則以至此然後教學之道可致其詳故也 廬陵馬氏云邑所以容民民所以居邑蓋邑大而民少則有曠土之患邑小而民多則養有所不足而有游民之患地邑民居必參相

得者欲其無曠土無游民之患故也 烏程姚氏云  
參相得註未見分曉參者參酌而調停之謂地有廣  
狹高下邑可隨其形勢爲之乃從而調劑分插使內  
外遠近居民之心無有閒然者是之謂參相得也既  
參相得便無不耕之土無藉之民食從其節事當其  
時民咸安其居矣故以樂事勸功尊君親上而教可  
興也 松陵趙氏云直到民咸安其居方見相得之  
妙食節事時無曠無游的光景樂勸尊親民咸安居  
之得力也到此然後興學不是緩詞言必如此而後  
學校可興正跌出量度之必不可緩以爲立教根本

興字宜玩



愚按自司空執度至此言司空之職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  
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  
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註云司徒掌邦教嚴陵方氏云性非禮以節之則  
易以流德非教以興之則易以廢齊八政所以使之  
無過行故曰防淫一道德所以使之無異習故曰同  
俗養耆老則推愛親之心於是爲至恤孤獨則損有  
餘之心無所不及且六十曰耆七十曰老耆老在所  
養則耄期可知矣無父曰孤無子曰獨孤獨在所恤  
則鰥寡可知矣賢者難於進故上之不肖者惡其雜

故簡之六禮七教八政解見篇末 長樂陳氏云脩  
六禮明七教齊八政一道德所謂教思無窮也養耆  
老恤孤獨所謂容保民無疆也有以教之又有以容  
保之然後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亦不變而後  
賞罰可言之意也賢者德之名德者賢之實惡者不  
肖之實不肖者惡之名名出於行實原於心由其名  
以察其實由其行以原其心故上之而後崇簡之而  
後絀也 烏程韓氏云姚承菴謂此條概舉八目下  
文但承說上賢簡不肖而養老恤孤則詳舉於質成  
之後六禮七教八政僅點綴於篇末道德則從無一  
語及之何也建學興賢無非脩明禮教齊一政治耳

養老恤孤其節目之大者故縷縷及之總之所謂一  
道德以同俗故不復贅言也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  
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  
右卿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卿簡不帥教者移  
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  
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註云帥循也鄉屬司徒朝猶會也郊則鄉界之外也  
遠郊之外曰遂齒猶錄也 疏云此論紕惡之事司  
徒命此鄉學簡擇不帥教者以告司徒乃命鄉內耆  
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爲此不帥教之人習其射禮

中者在上故云上功又於鄉學習鄉飲酒之禮令老者在上故云上齒習射習鄉欲使不帥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爲功觀其上齒則知尊敬長老大司徒帥領國之英俊之士與執事焉使俊士與之以爲榮惡者慕之而自勵不變者右鄉移左左鄉移右亦復習射鄉禮故云如初更不變移之郊又爲之習禮亦鄉大夫臨之又不變移之遂遂大夫亦帥國之俊選於遂學行禮又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延平周氏云司空所以富之也司徒所以教之也旣教矣故命六鄉簡其不帥教者以告於上於庠言朝尊道也先王無意於成人之惡常慮其欲改之無地故雖鄉有

告其不率者必行射飲之禮以爲之勸導有不變然後移之左移之右移之郊遂真不能變然後屏之遠方待不肖其恕如此 嚴陵方氏云鄉則六鄉之老也耆老皆朝於庠庠鄉學也鄉飲酒言拜迎賓於庠門之外是矣然學記又言黨有庠者蓋別而言之雖有黨庠術序之異名自其養人於此言之則皆可以謂之庠也士有曰秀士曰選士曰造士曰進士而此則止帥俊士者以升之學曰俊士方其朝於庠故據在學者帥之也此言大司徒則知上所言司徒者兼小司徒也蓋欲俊士執事以激羣眾非大司徒躬率之有所不可故本篇有司空大司空有司馬大司馬

有司冠大司冠有樂正大樂正者其義亦若是而已  
不變者以既別之以行能道之以孝悌激之以賢才  
而猶不帥教也不變則移其居者亦使變其行也左  
鄉右鄉特彼此之別而已至移之郊又有內外之別  
焉遂又有遠近之別焉先王之待人至於此然猶不  
變則是長惡而不悛知過而不改者於是屏之遠方  
終身不齒焉或曰移或曰屏何也移則遷之使知改  
屏則棄之不復齒見祭義三命不齒解 納蘭氏云  
下文有君子耆老庶人耆老則此耆老蓋兼指大夫  
致仕爲父師少師者及年老有德行不仕者而言非  
獨言鄉中致仕之卿大夫也

愚按註疏謂初入學一年之終簡之至五年七  
年九年不變乃屏之遠方分年考校殊屬支吾  
遠方不過在郊遂之外鄭注謂在九州之外何  
至與四凶同罪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  
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  
於司徒曰造士

疏云此論崇德之事司徒命鄉大夫論量考校此鄉  
學之人有秀異之士升之司徒先唯在鄉今移名於  
司徒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則身升於大學  
非唯升名而已征謂供學及司徒細碎之繇役選士

雖升名司徒猶給鄉之繇役俊士雖身升在學猶給司徒繇役若其學業旣成皆免其繇役者是爲造成之士也 長樂陳氏云秀於一鄉謂之秀士中於所選謂之選士其德俊謂之俊士其德成謂之造士 嚴陵方氏云升之司徒曰選士以其猶在所擇也升之學曰俊士以其皆在所用也秀而爲選士則出於一鄉之士秀而爲俊士則出於六鄉之士有選士之造者有俊士之造者選士之造不征於鄉俊士之造不征於司徒此其別也征謂行役以從不征所以優賢 納蘭氏云集說以不征於鄉不征於司徒二者直承上節則造士與選士俊士何別蓋造士卽下樂



正所造也所謂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國之俊選  
皆造焉者是矣與選士俊士有別未可混而爲一  
德清胡氏云選士卽卿大夫三年大比所興之賢能  
也漢書食貨志云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小  
學謂虞庠也選士移名於司徒身卽入郊學孔疏云  
猶在鄉學非也司徒又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大學  
曰俊士亦曰造士則造之以詩書禮樂而進退在九  
年考校之後矣其不升大學者蓋使之觀禮於郊而  
以德進事舉言揚次第用爲鄉吏所謂使民興賢出  
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者是也賢能之書旣獻  
於王而鄉大夫復以五物詢眾庶何也恐其有遺賢

也古人之於取士慎之至矣士之在鄉學其爲秀者則由序以升諸庠由庠以升之司徒矣其有未及乎此而材質猶可教者則教之以待後舉其不可教者則歸之南畝而士農從此分矣

愚按論秀士不言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言司徒亦言之法疏乃以論秀士屬之大司徒非矣

禮記集說卷五之三